

农历腊月一到,儿时盼望的年就快要来了。夜深人静时,闭上眼睛,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川东北山乡老家的年味便轰然撞进脑海。不是画面先至,而是一阵紧似一阵的锣鼓声,从记忆的深谷里咚咚锵、咚咚锵地擂上来,播得人心口发烫。

以前过年,场镇上人口集中的地方,总免不了要举行耍狮子、烧火龙、划车车灯、放焰火等盛大的文化活动,十分热闹,一直闹到正月十五。前面是打耍锣的开道,鼓是心脏,锣是筋骨,钹是血脉,那点子脆生生的,是马锣在蹦跳。这欢乐的民间锣鼓声,父老乡亲叫作打耍锣。

打耍锣是家乡石桥镇民间较为广泛的文化娱乐活动,逢年过节,红白喜事,乡村耍锣频频,声声呼应。举丧守更,锣鼓哀歌更显热闹。

打耍锣有锣引,耍锣的锣引(锣谱)有上百个。内分启蒙锣引和常用锣引。启蒙锣引有《一口气》《幺二三》《喜洋洋》《牯牛风》《耗子钻洞》《风车子》《金狮锣》《韵头鼓》《四季如春》等。常用锣引有《闹新年》《软锣》《散锣》《狮子锣》《凤摆尾》《犀牛望月》《耗子登车》《鬼扯脚》《懒婆娘翻身》《回马枪》《凤凰展翅》《牛滚水》等。

据曾参加打耍锣的曹老先生介绍,耍锣鼓的乐具,由鼓、锣、钹、包锣、马锣五样组成。包锣用于打拍子,马锣有时起包锣的作



## 石桥古镇打耍锣

□文/图 谯继

用,也有专门的马锣谱子。耍锣鼓的谱子,分为点子锣和翻锣两种。

先说点子锣。这种锣谱的打法是,打鼓匠先用一谱子开头,中间加点子,又将开头的一部分或其他锣谱结尾,这样就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锣谱。石桥镇等地常常用来作头子的谱锣,有长雅雀歌、短雅雀歌、猛鼓头子、四逛等。中间常加的点子锣有二十三对耳环、红绣鞋、上天梯、九连环、正月里等。打点子锣在路上时,只要打鼓匠把头子一起,后面全听打大锣的声音,心有灵犀,一切锣鼓捧大锣。如坐着打点子锣,由打鼓匠开头,再由打鼓匠将以往约定的手势加点子指挥,有时可加一个点子,有时

可多加个点子。

再说翻锣。石桥镇一带常打的翻锣有堆堆锣、过街锣、十八翻、拗几锤等。翻锣开头结尾都相同,只是中间加点重复往复,可加十八个。

从快慢节奏来讲,有快板和慢板,除四逛外,也有的地方管这种乐谱叫作慢牛爬坡、新四逛,有的地方叫作竹叶青。

农村喜庆结婚的场合,只有一棚锣鼓,其他如乔迁、祝寿、升学或送葬,有时可能多到十来棚锣鼓,这时就需要较量一下,看谁的谱子多,打得紧凑且有节奏,打鼓的动作娴熟,手势优美,受人欢迎。有时棋逢对手,可将所有的谱子拆开打,让一些见识少的锣鼓弄不清来龙去脉,只

要同棚的人心眼相合,就可以随心所欲自编自打,俗话说会打鼓要三个人,就是这个道理。

耍锣鼓在演奏时,鼓在整个乐曲中起指挥、带头作用,控制乐曲的节奏速度;马锣任穿花(正穿、反穿、密穿、疏穿),使乐曲显得有声有色、色彩丰富而奇特;大锣起主骨架支撑作用,以正打为主,反打加花为辅,控制乐曲的韵脚形成对比;大钹以反打为主,正打为辅,正反加花穿插,使乐曲显得活跃、热烈而激情。各种乐器在打击时都有不同的技巧,如轻、重、柔、强、闷、亮、散、边、吱(鼓棒在鼓面上由后向前移动发出的声音)、单、双、快、慢等。

打耍锣源于山区农村生活,与农耕节庆、祭祀仪式密切相关,是节庆和婚丧嫁娶等场合表达感情的重要方式。受山区地理环境影响,打耍锣音调高亢奔放,节奏铿锵有力,兼具巴蜀文化的泼辣与山野气息。

家乡的耍锣鼓乐律结构巧妙,密而不杂,疏而不散,配合协调,融入和吸收了川剧锣鼓和打溜子的技巧,有独特的地域特色和风格。曹老先生介绍,石桥打耍锣伴随当地的民俗活动长期存在,与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。

打耍锣不仅是一种音乐形式,更是山区人民精神世界的缩影。它凝聚了农耕社会的集体智慧,承载着地域身份的认同,其粗犷质朴的艺术风格,展现了大巴山人民乐观坚韧的生命力。

## “打阳尘”年俗及其他

□汤劲松

大寒一过,春节就快了。过年之前,家家户户都要进行一次大扫除,以前达州人年末大扫除,是有确定的时间的。《达县文化志》的民俗章节里说得明白:

腊月廿四日扫阳尘,阳尘指悬吊在屋顶上成串成吊的蛛网、灰尘等。旧时有腊月廿四扫阳尘,平时不落灰的说法,此俗如今已演变为迎春清洁大扫除的新俗。石桥镇等少数地区腊月廿三日以前扫阳尘。据说腊月廿四日是阳尘的生日,又说是耗子的生日,扫阳尘碰了耗子窝,耗子会报复,咬衣物,故不能扫。

在1994年版《达县志》社会风土的节日习俗里,则是这样的记录:

腊月廿三日夜,送灶之后,掸阳尘,扫屋宇,平地板,理阴阳沟。

这样的文字稍显简略,我们不妨一起来回忆一下:

川东北乡村的传统房屋,厅厅高阔,尤其是灶屋伙房,不管是传统的木房还是土墙房,一般都

是一柱到顶,从地面到最高的屋梁处,10米左右是有的。屋顶是瓦架子,瓦片下是楠板檁子横梁交错,人很少也很难上去一回。灶屋内除了有眼柴火灶,一般还有一个火儿坑,柴火饭香是香,烤柴火也确实暖和,不过灰尘也是相当的大。一年下来,烧柴火做饭烤火取暖,房顶的梁上瓦下,积下了不少蛛网灰尘的纠缠物,也就是《达县文化志》上所说的悬吊在屋顶上成串成吊的蛛网、灰尘。

蛛网灰尘成串成吊地挂,在高处,打扫工具就只能是特制的:砍一根竹子,一头紧绑着带竹叶的竹梢。这个活路不仅费力,还要讲究技巧,一般都是由家里的主劳力完成:竹竿长且重,既要举起竹竿,还要用绑在另一头的竹梢对阳尘进行精准的打扫。

除工具大外,大扫除的动静也很大。进行大扫除的人,全副武装,头戴草帽,身披雨衣塑料布等,一天下来,灰头土脸是免不了。灶屋内的家伙什,全都得盖

上。能移动的,也都拿到室外清理整洁。家中其他成员,也要做其他力所能及的常规清洁。这样一来,灶房里是不能生火做饭的,要等到灶屋打扫结束,屋顶才会冒起炊烟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,这种一年一次的年末大扫除,并不是本地人懒,而是以前做农活费时费力,平时只有精力和时间打扫地面及低处。再说,过去那种房屋结构,也不允许每周爬上爬下去打扫。

上面引用的《达县志》里简练的文字表达得很准确,除了掸阳尘、扫屋宇,还有平地板、理阴阳沟。

以前的住房,室内室外多是泥地,一年下来,地板需要用锄头重新找平(这在平时是不能动的,动土是一件大事,腊月间则是被许可的时间),同时把院坝及房屋周边生出来的杂草去除,不然,这是孳生蚊虫和藏蛇的好地方。这个好理解。下面详细说一下的是理阴阳沟。

阴沟指的是房屋里有盖板的水沟,阳沟则是没有盖板的水沟。经年的雨水带着尘土,淤积在沟里,甚至还有崩塌的泥土堵塞其中,川东北多雨,尤其是春节

后,阳气上升,雨水变多,若不及时将水沟疏通,春上雨水一发,可就不妙了。

理完阴阳沟,这个年末大扫除才算结束。

这个年末大扫除,在达州方言里,有个专有词组,叫作打阳尘,也叫作打扬尘。很明显,在打阳尘这个词组里,打是指打扫,阳尘是被打扫的对象。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下,扬尘略等于故意扬起灰尘。年底大扫除,当然是要把灰尘扫走,而不是表演打扫而扬尘。所以,打扬尘不如叫作打阳尘。因为在达州方言里,阳可能带有阳面子的气息,简单地说,阳尘就是物体表面的灰尘。如果再细究一下,打阳尘又可能是打块尘。块,普通话读作y ng,意为尘埃。《说文解字》里,块字也被解为尘埃也。从土央声。於亮切。块尘相当于同义复合词,类似于婚姻、墙壁、声音一样,由两个意思相同或相近的字组成的词语。因此,打和块尘才应该是最佳的组合。不管怎样,年底到了,扫帚到了,灰尘走了,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过春节,把好的心情带到新的一年,才是最重要的。